

〈出路〉

——致肝癌初期的父親

月光交織成病情，病情林立
隨呼息而擺盪且深遠至長廊
底處，迴盪在夜晚。隔牆
傳來痛楚，痛楚使天河撩亂
流入夢境的缺口，靈魂顫動
生機與摧滅的氣息隱隱
開出一條地下的河道，倒燭
是舟，然而燭光飄搖
透過回憶的安撫而漸次通明
穩固，吐納於眉峰最高處的
稜線間，彷彿有鷹展開翅膀
在夢境中低落的滑翔

復又旋起，像樹葉擦過羽毛
蜷縮的意志。有時，情緒停泊於
潮汐的高點，漲滿乾枯的葉脈
任針頭侵入血管，輸送歲月的
迴聲。你說，瘀血只是暫時的
衰老成蒼白的敘事，黑暗中
車光微微應和星光，如我們
多年來的願望，以自己的骨架
撐起家的骨架。以你的血肉
應許我此生的足跡
穿越蒺藜而來，且安心在此

佇立在此。我陪伴著你
我的父親，疾病已緩緩消解
於無形，而傷口伴隨著風聲
比地上的倒影更接近清冷
交接的縫線是人事的遞嬗，窗外
已有些微的雨點攀進房間
打擾你的熟睡，陣痛有時
從腹腔深處擠壓上來，來勢
洶湧，如我們赤足站在河中

被尖銳的小石所圍困。人生
極短，又將如何濃縮
成一顆腫瘤，被取出、研究

雨終究還是落了下來，雷聲
沉悶於雲際，你仍安穩的枕著
夢境中的河道，想起孩提時
守著燭光，將未來折成紙船
擺放在木紋的方桌，平穩的
流水，使陣痛緩緩消弭成
金黃色的年輪，傳來溫暖
且無有憂慮。我的父親，如今
你仿若是鷹收斂翅膀，顧盼
之間，眼神中已無尖銳的
言詞，當你將手掌覆在我的
肩上，我便能順著你的眼
看見與你一般的生命的出路